

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之文化资源的非正式制度

——裕固族敬老习俗的社会人类学初步研究

巴 战 龙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人口发展特征和趋势, 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正在积极应对它。当前, 中国人究竟该怎样认识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现象, 仍是一个值得人们去思考、探索和实践的真问题。笔者认为, 除了从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等正式制度的视角去认识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现象, 还应该特别重视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去认识和应对它。本文拟通过裕固族敬老习俗的社会人类学描述与阐释, 说明在实现社会控制的全部制度中, 法律法规固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但却不是它的全部, 习俗作为非正式制度也具有相当的社会控制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和谐社会建构过程中, 为了迎接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 应该充分重视和发挥敬老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裕固族; 敬老习俗; 社会人类学; 非正式制度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20(2013)01-0084-20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人口发展特征和趋势, 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性转变的必然结果,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中国自不在例外。目前, 一批以人口老龄化为核心主题的专业研究队伍正在集聚, 各类相关研究组织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随着研究的深入, 从最初的“刻意回避”和“故意忽视”, 到不久前的“洪水猛兽”和“沉重负担”, 再到目前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和“财富蕴藏其中”, 人们对人口老龄化

的认识总体上趋于理性, 渐渐能努力做到“以平常心待之”。

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正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现象。实际上,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真正的挑战在于不能把人们对该现象某一群体的、某一阶段的、某些特征的认识本质化, 看成是“铁板一块”的和“一成不变”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些因素至少包括不断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快速的经济社会变迁和“尊老、

收稿日期: 2011-10-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裕固族国族认同建构的社会过程——一项历史与政治民族志研究”(项目编号: 11YJC850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文科青年教师发展培育资助项目(2011年4月批准)。

作者简介: 巴战龙(1976—), 男, 裕固族, 甘肃肃南人, 民族学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发展人类学、人口较少民族研究。

爱老、养老”的敬老文化传统。

无数实践证明，“积极的应对”并不必然导致“问题的解决”。中国人究竟该怎样认识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现象，仍是一个值得人们去思考、探索和实践的真问题。笔者认为，除了从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等正式制度的视角去认识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现象，还应该特别重视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去认识和应对它。本文拟通过裕固族敬老习俗的社会人类学描述与阐释，说明在实现社会控制的全部制度中，法律固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它的全部，习俗作为“非正式制度”也具有相当的社会控制功能。

二、裕固族敬老习俗的文化描述

裕固族自称“尧乎尔”或“尧熬尔”，是古代中国北方游牧部族——回纥（后在汉文中改称回鹘）不断融合蒙古、藏、土、汉等族群形成的现代民族，现在主要聚居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肃州区黄泥堡裕固族乡。据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裕固族共有13719人，人口结构属于“成年型”。目前裕固族人口约有1.6万人，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外出流动人口的增多，裕固族聚居区人口正在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1]

勤劳勇敢、善良豪爽的裕固族人民有着尊老、爱老、养老的优良传统。^[2]关于敬老习俗的来历，裕固族民间有许多动人的传说加以解释，大多与裕固族历史上重大事件——“撒里畏吾儿东迁”相互附会。^[3]下面例举三则连续且较有代表性的传说。^{[4]53-55}

“迎着太阳走”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裕固族在嘉峪关外生活，后来因异族入侵，人们不得不扶老携幼，赶着牲畜，风餐露宿，进行大规模的东迁。部落里的老人受不住长途跋涉，相继死去，只有安千赞吉的阿爸安巴特尔活下来了，然而他也辛劳成疾，举步艰难，安千赞吉就把阿爸装在“土布拉”（一种毛制的小口袋）里，驮在牦牛身上继续前进。但是，这种迁移

既无人指挥，又没有目的地，人们多么渴望能有一个人走出来，带着大家朝着一个地方前进啊！安千赞吉看到乡亲们受苦受难，自己又拿不出主意，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老人看到儿子心事重重，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心事？安千赞吉告诉阿爸，部落离开故乡已有很长时间了，大家又不知道向什么地方去，路途艰难，部落里的老人死了，牲畜也死了一半，乡亲们都不知该怎么办。老人对儿子说，太阳从东边升起，到西边落下，我们只要迎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就一定能到达理想的地方，那里的人们都穿着“短腰子鞋”。安千赞吉把阿爸的话告诉了乡亲们，大家都非常高兴，部落里充满了欢乐，唱着“拉毛”（裕固族民歌句首衬词），赶着牲畜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

“泡牛刨出水”的传说：裕固族被迫离开了自己心爱的故乡，几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东迁移。不久，进入了浩瀚的大沙漠。没几天，全部落带的水都用完了，不少人因为缺水而死去。一天，安千赞吉捧着一盆羊血让老人喝，并流着泪告诉阿爸，死神已经降临，水喝光了，人们都在等待死亡。老人对儿子说，让泡牛（即公牛）去找水。儿子疑惑不解，多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四处找水都没找到，泡牛能找到水吗？老人告诉了他这样一件往事：一次，老人赶着牛羊放牧，突然狂风四起，飞砂蔽日，老人迷失方向，走进了沙漠，三、四天没有喝到一口水，只好爬到泡牛背上行走。泡牛走一走，闻一闻，走到一个地方，前蹄乱刨，一会儿，出现了湿漉漉的沙，老人赶紧继续刨，水出来了。年轻的安千赞吉听后，高兴地把这事儿告诉了乡亲，人们赶出部落里所有泡牛，终于找到了水，而且水越出越大，天长日久，四周长满了青草，成了今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的东、西海子（湖泊）。

“钻石取火”的传说：裕固族在东迁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有一天，突然阴云密布，雷声大作，紧接着瓢泼大雨劈头盖脸而来，部落里所有的火都被雨淋灭了，人们又饿又冷，

只好吃生肉，喝生奶。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安千赞吉的阿爸依据自己广博的知识，对儿子说，古人有钻木取火的事，我们只好钻石取火了。为了不使部落里的人失望，老人首先和儿子找石头相撞，打出了火。这时部落沸腾了，于是人们围着篝火跳起了欢乐的舞蹈。

裕固族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祁连山下的八字墩滩上，来到了汉族居住的野马坪梁和康乐草原。从此，就在这一带游牧。人们感谢安千赞吉的阿爸安巴特尔，推选他为部落头目。从此，尊老、爱老、敬老相沿成习。

除了上述代表性传说外，裕固族聚居区内就敬老习俗之文化阐释的多样性也不容忽视，其多样性多为受周边汉、藏和蒙古等族群文化的影响而生成。2007年，笔者在裕固族村落中收集到了裕固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交流的见证——一则名叫《丁兰刻木》的民间故事。该故事讲道：

从前，有一个小伙子叫丁兰，父亲死得早，母亲辛辛苦苦把他养大，给他娶了媳妇。每天，丁兰很晚才上地干活，一到中午，他就撂下手中的活计，躺在一棵大树下乘凉，等着他的母亲给他送饭。他的母亲年纪大了，要是送饭来迟一点，他就狠狠地把母亲打骂一通，一点都不心疼母亲。有一天，丁兰正在大树下乘凉，等着母亲来给他送饭。他躺在树荫下，望着树上的老鸱窝，看见一只刚刚长大的老鸱，衔来食物，喂给它在窝里休养的父母亲。他想起前些日子，两只大老鸱还在给窝里的小老鸱喂食，现在小老鸱长大了，给自己的父母亲喂食，心里很感动，也很难过。他感动的是小老鸱对自己的父母亲有如此的孝心，难过的是自己还不如飞禽，对待自己的母亲太粗暴了。他越想越难过，想起这时母亲该送饭来了，立马起身，前去迎接给自己送饭的母亲。刚走出不远，就看见母亲颤颤巍巍地给自己送饭来了，赶紧迎上去。他的母亲看见丁兰朝自己飞奔而来，以为今天送饭又来迟了，儿子生气了。她害怕儿

子大发雷霆，打骂自己，掉头就跑。老人家跑得太急，一头撞在了棵大树上。丁兰急匆匆地赶到母亲身边，母亲已经断气了。丁兰抱着母亲大哭了一场，边哭边说“妈妈，我错了，我已经悔悟了，刚想着要好好伺候您，您就这样死掉了。”母亲死了，丁兰既伤心难过，又悔恨不已。他把那棵撞死母亲的大树砍倒，按照母亲的模样精心雕刻，几天就刻好了一个母亲的雕像。他把木头母亲背回家，立在供桌上，一日三餐按时给母亲献上。秋天到了，地里的庄稼丰收了，收了很多糜子，晾在自家的房顶上。这一天，丁兰去耕地了，丁兰的媳妇在家。媳妇在家忙里忙外，一会儿要上到房上去看看麻雀是不是在偷吃糜子，一会儿到屋里看看灶火里的火是不是还着着。媳妇突然想起木头母亲，就把木头母亲背到房上立起来，这样麻雀就不敢来偷吃糜子了。丁兰正在耕地，远远听见雷声阵阵，看见乌云翻滚而来，赶快收拾活计回家。回到家一看，木头母亲不在了，就赶快问媳妇“妈妈在哪里呢？”媳妇说“哎呀，我怎么给忙忘了，我把妈妈背到房上让她看糜子呢。”丁兰说“你这个坏松（坏家伙），怎么能把妈妈背到房上让她看糜子呢？！”说话间，雷声大作，呼噜爷（雷神）在天上两眼睁得像铜铃。本来，呼噜爷听说了丁兰虐待母亲的事情，怒火中烧，这天就是来取不孝子丁兰的头的。呼噜爷从天上往地下看，看见老妈妈在狂风大雨中还蹲在房上看糜子，更加生气，正准备取丁兰的头，却看见丁兰瞪瞪上了房顶，小心翼翼地把母亲背好，背下房顶，进屋放在供桌上，给母亲献上茶饭。呼噜爷看丁兰已经改过自新，气消了一大半，临走前，给地上的人们留下了意旨：今后，谁再胆敢虐待父母亲，不孝敬父母亲，定要取谁的头。就这样，人间就留下了“呼噜爷要取不孝子女的头”的说法。^{[5] P364-365}

裕固人世代都认为，老人是族群的智慧和希望，并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驮不动的驮（duò）子老马驮，不知道的事情问老人”、“老人是尧乎尔的智慧 and 荣光”和“老人

是一座金山”等习语。在裕固人家里，老人居于最尊贵的地位，备受尊敬。在日常生活中，家里有了好吃好喝，先要给老人吃喝，家庭主妇把第一碗饭、第一杯茶要端给最长者，然后按辈份和长幼次序依次而行。不管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别人家里，老人和长辈都要坐在最尊贵的位置上。进门和走路，让老人和长辈走在前面。行人在路上遇见老人和长辈，会自觉地下马或停车，赶前问候，并招呼老人和长辈骑马坐车。晚辈未经许可，不得当着自己长辈的面喝酒、抽烟、大声喧哗，而且在任何场合，不得直呼长辈的名字。逢年过节，特别是过春节时，晚辈要向长辈拜年，长辈要给孩子们发“年份钱”，给老人拜年一般要敬献哈达，收到礼品后，老人也会给拜年者馈赠回礼。走亲戚，串门子，先问候、招呼老人后，才围老而坐，敬茶献饭。拜年者要郑重地邀请老人和长辈到自己家里做客，老人和长辈不一定在过年的时候，而是在他们认为方便的时候到晚辈家里做客，民间流传的“青草绊驴蹄，拜年还不迟”的说法实际就是形容老人和长辈随方便而行的特殊身份。即使一个素不相识的远方老人，突然来到裕固人家里，也要尊为上宾，以礼相待。此外，裕固人还有这样的习俗：老人在年事已高或行动不方便的时，年轻人主动喂马备鞍，扶老人上马；走路遇到危险时，让老人走在后面；老人生了病，不管是同户族的，还是邻居，都前往看望等等。

婚礼是裕固人一生中最盛大的节日。届时，男方、女方家都邀请老人和长辈出席，并以此为荣。一般，婚礼由本地掌今博古的老人主持。在婚礼上，老人要说唱或讲述婚礼的来历——“阿斯哈斯”，祝福新人白头偕老，生活幸福美满。在筵席上，非常讲究座次，老人和长辈要坐在上席，按辈份和长幼依次排座，一般要有专人负责，而且，老人先动了筷子，其他人才能夹菜夹肉，老人端了第一杯酒，其他人才能饮酒。其他文化和宗教活动，例如酒会、赛马会、寺院大会等活动也会自觉地敬老。部分裕

固人还有为老人过寿的习俗，一般亲戚和邻居都会前往祝寿。据说，操东部裕固语的裕固人曾有为 88 岁老人过寿的习俗，但现在已经失传了。^[6]

在裕固人聚居的地方，家里和集体的大事、小事都要征求老人的意见。邻居或户族里有人争吵、打架，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时，要请当地或户族里的老人们出面劝解或提出意见，这些意见是不得违抗的。解放前，部分裕固族地区设有“地方老者”和“户族老者”（户族长）。在部落头目的领导下，地方老者管理本地区的若干户族，调节地方纠纷，催缴本片户族的茶马（解放前，裕固族上缴政府的赋税，即交马换茶）等，任期一年，管理本户族的内部事务。户族老者由选举产生，多为德高望重，办事公道的老人担任，每年选举一次，可连选连任，不称职的，也可随时改选。^{[7]28}

在裕固人家里，儿女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若有对父母忤逆不孝的人，不但受人取笑，还会受到惩罚。儿子成家之后，分给的财产多少取决于父母的意愿，按照惯例，幼子继承父母家业，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有的老人家中没有强劳力或男丁，村里的男人会主动上门帮助干重活，妇女们则按季节给老人洗衣缝被，捻线织褐，周到地照料老人的生活。无儿无女的老人，村里人都有义务赡养，直至老人去世。

老人去世，要举行隆重的葬礼。出殡时请喇嘛念经超度，亲戚和邻居都来送葬。亲人在七天或四十九天内，男子不剃头，女子不梳头。几年后重修坟墓，逢特殊时节，如清明等，亲人要上坟烧纸，以示对死人的缅怀和哀悼。裕固人视祖坟为神圣和干净的地方，任何不洁的东西不能带到祖坟，在坟地不能大声喧哗，说脏话、粗话，不然会受到祖先灵魂的惩罚。

在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对长辈和老人不尊敬的人，不赡养父母的人，呼噜爷（雷神）要取其首级。裕固人从婴幼儿时起，就接受尊老、爱老的教育，帮助老人做力所能及的活儿，使

裕固人从小树立起一种观念,一个不尊重老人的人是得不到社会尊重的,总之,尊老、爱老、养老是裕固族的美好品德。

三、裕固族敬老习俗的文化阐释 “非正式制度”的视角

社会究竟是如何可能并有序运行的?这是一个令许多社会科学家魂牵梦绕、值得奉献一生去探究解释的根本问题。人类学研究业已发现,每个社会都曾确立系统的制度,去鼓励和限制人们的行动,尽管“系统的制度”是具有多样性的。通过制度的奖励和惩戒,一个社会对其成员也就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为了认识的方便,人们常常把“系统的制度”分解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整体上来看,对正式制度的深度研究已经汗牛充栋、颇为透彻,而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泛泛而论者居多,以“基于证据的”(evidence-based)深度经验研究(in-depth empirical studies)还较为少见,有待开掘。实际上,非正式制度是一个值得并日益引起重视的社会现象。尽管还没有人能给出一个让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但是目前已经取得的共识是:(一)非正式制度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二)非正式制度更多地指那些人们在长期交往和互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三)相对于正式制度的“有意为之”和“自觉”的特点,非正式制度更多地带有“自然而然”和“自发”的特点。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制度”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特别是在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传统里,把“文化”当作“制度”来研究是其最富特色的预设。回顾社会人类学发展史,虽然各个理论学派,从古典社会进化论,到现代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大都没有直接使用“非正式制度”这一术语,但他们的考察对象都涉及到了“非西方文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比如,马凌诺斯基(B. K. Malinowski,又译马林诺斯基、马林诺夫斯基)和利奇(E. R. Leach)等人就探讨了“非西方文化”中的人际关系、政治结构以及风俗

习惯等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内涵一般局限在社会普遍认同,但没有被国家依靠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利用各种社会设置(social institute)、法规政策等加以制度化的社会现象,包括行为规范、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以及仪式与信仰等等。很明显,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所对应的是一个更加广阔的“体制外”领域。^{[8]126-128}

裕固族是一个典型的“小族群”(small ethnic groups),其社会也是一个典型的“小型社会”(small-scale societies)。裕固族“小型社会”是镶嵌并成长在中国大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基层子系统,受其影响在所难免且难以估量(前述《丁兰刻母》的故事即是明证),因此对“大社会系统”的考察也是必要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旗手,对“传统中国问题”有着精深研究的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亦可说传统“中国社会以伦理为组织”,自古有“以孝治天下”之说。^{[9]134-139}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从基层社会结构的角度指出,“乡土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没有法律”制度的社会,但没有法律制度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行秩序。在“乡土中国”,可以依“礼”而治。“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的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维持礼这样的规范的是传统”^{[10]71},也就是说,在社会人类学看来,“乡土中国”的“礼”实质上就是人际伦理规范和日常行为准则等一系列的“非正式制度”。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通过“礼”来实现,而基层社会自身也会自觉地以“礼”来维持正常的社会关系。^{[10]68-84}中国人类学之父,被鲁迅先生誉为“十九世纪末叶最敏感的人”的严复先生,亦从比较社会学的角度指出,“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好古而忽今,西之力今而胜古”,可见“惟古是法,以老为宝”的确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价值取向。^{[11]141-147}

敬老习俗是裕固族社会的重要传统之一。

正如费孝通指出，“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是没有传统的”。^{[10]71-72}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几乎所有族群或社区都是通过教育，亦即使其成员社会化来实现其自身的再生产的。在裕固族社会中，家庭是培养敬老意识和行为的重要场所。长辈的言传身教、榜样示范，晚辈的观察模仿、耳濡目染，是敬老习俗再生产的主要方式，加之整个户族、邻里和村落都把是否敬老当作评价儿童是否有礼貌，成人是否有出息的重要依据，营造出一种上慈下孝，上贤下明的文化生态，使其成员均陶冶浸没其中。

“上坟烧纸”是再生产敬老意识和行为的重要仪式。在裕固人中，祖先崇拜之风甚烈，可以说，在裕固人的心目中，他们(她们)都是生活在“祖荫下”的。解放前，在临近汉人农庄的部分裕固人户族，即有请能舞文弄墨的“先生”或“秀才”撰写家谱的事迹。家谱被视作神圣之物，压在佛爷匣子(佛龛)下，以示族人在佛祖和神灵的佑护之下。特别要指出的是，裕固人认为给先人上坟烧纸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以解放前居住在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前滩片的裕固人为例，他们可以为祖先烧纸的时间是农历清明节、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春节前(一般是大年三十或腊月廿九)，其中，尤其是清明节和春节前，一定要祭祀祖先，携带祭品，如冥钱、油馓、阴阳茶等前往祖坟，先烧起一堆火，把祭品投入火中，口中念念有词，如“太爷太太，闻油香来”、“爷爷奶奶，喝茶来”，临完，给祖先磕三个头。祭品并不全部用于祭祀，要留一部分，分给参与祭祀的人，特别是年幼的成员，意为分享祖先的佑护。整个祭祀活动，参与的人越多越好，特别强调要带儿童青少年参与祭祖，但是，结过婚的妇女，或处于月经期的妇女不允许到祖坟参加祭祀，因为她们被视为是不干净的，而祖坟是干净的处所。其他时间，如遇婚丧嫁娶，出远门、修新房等都要祭奠先人。明花乡的裕固人还保

留着古老的取数字名字的习俗，多是以孩子出生时祖辈父母的年龄(取虚岁数，即在周岁上加一岁)，如四十八、五十三、六十三等，象征着生命生生不息，户族人丁兴旺。^{[5]122-123}

无数实践证明，正式制度不是万能的，非正式制度也不是无能的，相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常常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虽然敬老习俗是裕固人“小型社会”中的民俗教化系统组成部分之一，且相对于现代的学校教育和现代法律等制度而言，是“非正式制度”，然而直到现代化运动如火如荼的今天，敬老习俗仍然在传承绵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和谐社会建构过程中，为了迎接“老龄社会”的挑战和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应该充分重视和发挥敬老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价值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论述的主旨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墨菲(Robert F. Murphy)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一个普遍的信念，认为社会控制，或维持社会秩序，完全取决于制约行为的正式法律以及对越轨者的法律制裁。然而我们看到，实际过程更为微妙，更加普遍，因为它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之中。我们的社会中非正式的、非法典形式的途径也可达到社会控制，这些途径能极其有效地使大多数人安分守己”。^{[12]195}

四、结语

虽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学就介入到了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田野调查和文化阐释中，在帮助人们深入认识该社会现象和逐步摆脱“恐老征”(gerontophobia)上有大量积极作为和显著成就，^[13]但是，笔者从非正式制度视角对裕固族敬老习俗进行社会人类学的描述和阐释，却无意指出(或暗示)遵从(或恢复)敬老习俗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直接、有效方法。从社会人类学的整体观和变迁观出发，我们必须认识到：(一)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包括裕固族社会在内的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

裕固族敬老习俗在内的中国传统敬老习俗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二) 要想使敬老习俗充分发挥它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 还必须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趋势和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公众的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 审时度势、慎终追远地进行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以为今用,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既不失文化传统, 又解决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 [1] 巴战龙. 社区发展与裕固族学校教育文化选择: 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 [A] // 滕星, 张俊豪主编. 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197-282.
- [2] 巴战龙. 裕固族敬老习俗漫谈 [J]. 中国土族, 2003(2): 65-66.
- [3] 巴战龙. 裕固族“弃老——敬老”型民间传说的内涵初探 [J]. 阳关, 1999(6): 34-37.
- [4] 安建均, 安清萍, 等. 裕固族民间文学作品选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4.
- [5] 巴战龙. 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性: 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 [6] 安玉红. 东部裕固族仪式祝词收集整理研究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95-102.
- [7] 范玉梅. 裕固族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6.
- [8] 丁钢.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 [9] 梁漱溟. 中国文化的命运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 [11] 刁培萼. 教育文化学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
- [12] [美] 罗伯特·F·墨菲. 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M]. 王卓君, 吕迺基,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13] [美] 杰·索科洛夫斯基. 步入盛年的老龄化人类学 [A]. 杨春宇, 译 // [荷] 彼特 J. M. 纳斯, 张继焦主编. 当今国际人类学——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历史及其各专业委员会的论文 [C].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170-184.

Informal Institution as Cultural Resource to Respond to the Issue of Aging of Populations: A Social Anthropological Initial Research on Respecting the Aged Custom in Yugur Society

BA Zhan - lo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 Public Policy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Aging of populations is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rend of global population development , which is being actively dealt with by the China government and the whole society. In this day and age , how to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issue of aging of populations in China is still a true question which needs us to think , explore and practice. The author's viewpoint is that , besides dealing and coping with the aging of popu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l institution system , like laws , regulations and public policies , we also need to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it in an informal institution. This article , based on the social anthropological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Yugur people's custom of respecting aged people , illustrated that although the law or regul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control institution , but not all of it. Likewise the custom as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 also takes on the function of social control.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 and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harmonious society , in order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aging issue and to enrich the socialism new culture , we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custom of respecting aged people and other informal institutions to play their proper roles.

Key words: Aging of populations; Yugur; Respecting the aged custom; Social anthropology; Informal institution

[责任编辑: 刘 慧]